

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第三届全国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论文集

罗选民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中译翻译文库

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第三届全国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论文集

罗选民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第三届全国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论文集 / 罗选民主编. —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8.7

(中译翻译文库)

ISBN 978-7-5001-5647-5

I. ①在… II. ①罗… III. ①宗教—古籍—翻译—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B91-53 ②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3417 号

出版发行: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010) 68359376, 68359827 (发行部); 53601537 (编辑部)

传 真: (010) 68357870

邮 编: 100044

电子邮箱: book@ctph.com.cn

网 址: <http://www.ctph.com.cn>

总 策 划: 张高里

策划编辑: 胡晓凯

责任编辑: 胡晓凯 范祥镇

封面设计: 黄 浩

排 版: 天泽润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978-7-5001-5647-5

定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第三届全国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致辞

卓新平

尊敬的各位与会代表，尊敬的罗选民会长、宗树人主任：

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和中国宗教学会主办，全球文明研究中心支持，以及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和翻译学研究中心等合作组织的“第三届全国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今天在美丽的清华大学校园里成功召开，为此，请允许我代表合作方之一的中国宗教学会，向各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和全球文明研究中心等机构，特别是罗选民教授和宗树人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

宗教经典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流传下许多翻译交流沟通上的不朽名作。我们已经熟悉了许多翻译大家，他们已位列世界文化名人，创造了人类文化交流、学术传播上各有特色的流金岁月，让人追忆和缅怀。翻译是理解和解释的艺术，是作者原创和译者新创的有机结合，这对于宗教经典的翻译尤其如此。本来，绝对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是没有的，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使翻译无法绝对精准，恰如《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寓意，这种经典翻译也有“译可译，非原意”之难。翻译的第一步是体悟、消化原典，然后则是自己融会贯通、重新建构的新创造。所以，对宗教的透彻理解，是其经典得以翻译的前提，故此需要翻译者的知识积累、精神体会。翻译工作是铺路筑桥的沟通过程，对译者的自身素质要求非常之高，人们对译本的精准确切之要求也非常苛刻。译者的传神之笔乃智慧的展现、心灵的透露、知识的流溢，其至少有跨越时代的双重对话与呼应：一为与

原作者及其时代背景的对话，翻译必须深入那个时代、反映那种时景；二为与可能的当代译作读者的对话，翻译也必须了解和熟悉其同时代人的处境与心境，由此才可能引起共鸣、获得回响、产生影响。这里，翻译就为历史与现实之不同视域的交汇叠合，故而有着理解、对话、沟通和重构。当然，译作一旦产生则不仅能对同时代形成影响，而且还会向未来开放，以各种方式、各种程度来延续这种影响。所以，我们在经典译作中会看到以往风云时代的刀光剑影，关注到宗教先知或使者的宣道游踪、奔走跋涉，感触到其社会变迁的有序或无常，体悟到人世炎凉之中精神的温情及感染，倾听到各种宗教信者的心曲流露、细语呢喃。其好的译本不仅可以带给我们对相关宗教的精准了解，而且还能让人有诗之享受、画之陶冶、志之宣泄、美之熏染、魂之升华。正是靠着译者译作的创造性贡献，我们才得以认知和欣赏以往渐渐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灵性财富。所以，经典翻译乃是一种“精神结缘”和“认知联姻”的创举，我对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宗教经典译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敬佩！

在中国宗教经典翻译史上，各大宗教都留下了名作名译，让我们今天得以流连忘返，美不胜收。较早的如佛教经典的翻译，曾形成了中国对外学术交流及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这一影响迄今仍得以流传，《大藏经》及其续藏经的组织翻译及编纂诠释上仍然方兴未艾。而基督教在唐朝的传入，就与其经典翻译尤其是《圣经》翻译有着不解之缘。现在各种中文《圣经》的版本让人有了眼花缭乱、异彩纷呈、特色明显的感觉。此外，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有了《古兰经》的中文翻译。而其他宗教经典亦得到相应的翻译流传。特别是在近现代之交的时期，宗教经典的翻译也大量增加，除了佛经、《圣经》和《古兰经》之外，印度教的经典、犹太教的经典、波斯宗教的经典，以及如巴哈伊经典等新兴宗教的经典翻译出版，可谓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仅 30 多年，南京爱德印刷厂印刷出版的各种译本的《圣经》就已经累计达到 1.47 亿本之多。与之相对应，中国的《道德经》及道藏、民间信仰的宝卷，甚至佛经的不少中文内容，也被译成各种文字发行于海外，儒教经典的翻译流传更是红火、持久，这些中

国宗教经典的翻译外传带来了海外众多赤子之心的激动和向往。如果说基督教入华后各种宗教经典互译带来了这种学术交流及翻译事业发展的第二次高潮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学界联合教界,特别是港澳、台湾宗教界,则掀起了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及经典翻译的第三次高潮,许多宗教经典著作、神哲学名著、灵修精品等被系统汉译出版。而对这次宗教经典翻译所达到的成就,当前是很难预测的,因为这一进程仍在延续,新的成果仍将会不断涌现。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就自然会涵括这三次高潮中的宗教经典翻译成果及由此带来的思考。

随着宗教经典的翻译,我国的翻译理论、翻译方法也日渐成熟。中国古代曾有“达其志、通其欲”的“译”之理解,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则将论及“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及其共显之难度,关注翻译中有多大程度能够忠实于原著,有多大空间给译者演绎发挥而不至于误读、伪译,还会涉及当代宗教经典翻译中的经文辨识问题,可能还会谈到“诠释方法”、直译与意译的对应、“间距关系”与“对极结构”在理解中的考量等翻译理论问题,思考探讨如何方能达到钱锺书所言译之“化境”。正是在宗教经典的翻译中,中国的翻译学才应运而生。这样,从宗教经典翻译颇为个性化的表述,就进入到学术化、规范性的科学理论探究。从当下宗教经典翻译所展示的作品来看,个性的张力和规范性的约束既有结合,也存博弈,从而使翻译领域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从这种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学科及其标准、方法在其中的融贯。宗教经典的翻译必须尊重其宗教性,体现出其神学、灵修、神秘之境,即要保持其宗教之味,而且最好能是原汁原味;也就是说,宗教经典翻译必须体现出其“宗教性”,这是宗教经典翻译所与众不同之处。或许这对宗教信仰者在翻译时把握这一方面问题不大,但对宗教之外的学者却有一个深入体悟的要求,虽然其必须“走出来”,但仍应该知道怎样“走进”去的奥秘或把握其奥妙;此即宗教学所强调的“参与性观察”“同情性理解”,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体验再加上对之理性分析时的“悬置”先入为主的判断或唯信立足前提,则可能会在翻译中既反映又超越其宗教原典,其译本乃具有“学术版”的审视甚至批评。这在

我们所看到的“研究版”或“注释版”宗教经典译本中也同样非常明显、突出。这种翻译作为不同思想文化的对话，既会引入宗教认知的不同模式，让人们得以对其他民族的精神领域及灵性追求大开眼界，也可能以中国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来加以解读、重构，在其交汇认知中获得新意或启迪，出现超越原著、创新理解之效。对于翻译中的这种分寸究竟应该如何把握，人们各持己见，见仁见智：如果过于拘泥于原文，会有原教旨意向的“媚俗”之嫌；但如果过度发挥，则可能被指责为无视作者和读者的“欺世”之狂。为此，今天中国宗教经典翻译领域也有不少评议、商榷和理论交锋，而这些都会活跃我们的学术气氛，也能促进宗教经典翻译的科学发展。

总之，宗教经典翻译的研讨是我们时代讨论的热门话语，涉及的领域广、观点多、视野新，难度也越来越大。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宗教经典翻译的学术队伍，其在学术界的发声也日益洪亮。在其面对的宗教对话、古今对话、神俗对话、心物对话、场景对话中，有着保护、发掘、弘扬世界文明传统遗产的责任，也有我们繁荣学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及精神素质的使命。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译者作为其精神沟通者、文化联络人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我们要看到宗教经典及其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及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普遍意义，并在现代翻译中出新、出彩。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广大宗教经典翻译者和研究者，都应该抓住抓好当前思想文化交流这一难得的机会，使宗教经典翻译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成功，并使大家的精品译作成为今天学术宝库的重要储存。

最后，预祝我们的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致辞人简介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

目 录

“第三届全国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致辞·····卓新平	i
----------------------------	---

经典的阐释与译

贺清泰的解经学：从《古新圣经·化成之经》前二篇谈起···李爽学	3
禅宗经典之翻译 / 返译：圣严法师英文著作中译之我见我闻···单德兴	34
诠释、文化协调和翻译——以רוּחַ (ruach) 为例···刘文臣 周复初	74
道成肉身·语际翻译·圣经翻译·····任东升	102
Translate Me, but Don't Translate Me	
— Challenges of Religious Text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 Amrollah Hemmat	125

宗教典籍的译介与传播

斐洛全集的翻译与综合研究·····王晓朝	157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使命与策略·····杜寒风	168
晚清文化处境下施约瑟译经活动探微·····吴 青	179
基督教典籍苗译与黑苗的文化生活·····龙吉星	208
外国译者翻译藏文历史典籍的翻译评述	
——一项基于罗伯特·维塔利《阿里王统史记》英文译注本的研究	
····· 伍金加参	223

译论探索与个案研究

希伯来圣经文本之多样性与单一性和圣经汉译	冯成伟	233
论当前宗教学术翻译应追求的审慎目标:		
以美国宪法宗教条款的翻译为例	董江阳	247
巴哈伊祷文的重译与修订	雷雨田	258
“上帝显示者”与“穆罕默德之光”		
——巴哈伊信仰与苏非主义术语比较	王俊荣	271
“译名问题”的现代考察:以巴哈伊经典的汉译为例	万兆元	283
后记:宗教经典翻译的使命	罗选民	301

『经典的阐释与逸译』

贺清泰的解经学： 从《古新圣经·化成之经》前二篇谈起

李爽学

摘要：法籍耶稣会士贺清泰在乾嘉年间中译武加大本《圣经》，全书近半系注解。本文讨论《化成之经》前二章所解的天主及其化成天地与人等问题。贺清泰随明代耶稣会士解经，结论为天主无形、三位一体或天主无中生有等化成天地与万物的大能。他顺此续谈圣号，而且总论宇宙万象，结为托勒密及第谷一脉的地心说。贺氏复援引天主教的传统释经，而在人类这方面，关怀的是夏娃取自亚当的肋骨，目的在夫妻互敬互重，又回应了明末耶稣会士所论。

关键词：贺清泰；古新圣经；圣号；地心说；圣经解经学

清初天主教耶稣会群贤毕集，然而若以文学论，则法籍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无疑当居魁首。所著白话中篇小说《儒交信》中有李光一角，尝随其宗教启蒙师附舟抵南昌，求当地的“西洋老师”——就史实言之，此一角色乃作者马若瑟本人的投射——为他们付洗。小说中的“马若瑟”继之随二人赴县城南丰，一路上为他们讲解“信”“望”“爱”等所谓“天学三德”，从而便提到了《圣经》。“西洋老师”特为他们开示道：“当信之事，在正传，在《圣经》，而定经传之定义，又在教会。”¹ 马氏语中的

1 无名氏（马若瑟）述：《儒交信》（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编号 Chinois 7166），第 102b 页。有关《儒交信》的作者问题，见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3-42 页。除非另有所指，以下《儒交信》概据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简称《儒》，页码随文夹注。

“正传”，当指耶稣的生平，亦即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译《古新圣经》，译到《新经》之际，他在开头的简介中所称的“福音书”。然而谈到《圣经》通书，马若瑟当真一语中的：天主教是个大一统的制度化宗教，和出离之而另立门户的基督教各派在解经上确实有异，容不得自出机杼，必得由教会颁行经中“正义”不可，而这一点恰和新教主张《圣经》可许人因圣灵启示而解之大有不同。尽管如此，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中，依然有人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出机杼”，因各人理解或传教地文化有别而发展出自成一格的解经学，阳玛诺的《圣经直解》（1636）堪称晚明范例，本文所谈的贺清泰则为清初典型。

贺清泰乃明清间的末代耶稣会士¹，所译《古新圣经》近150万言中，和天主教前后所译之全或不全的《圣经》一样，注解近半，而其中某些属教中“正义”，某些则为个人之见，可谓贺氏审时度势而形成者。他的解经学，因此难称全属正统。《古新圣经》的注解确多，前此郑海娟业已详加研究²，本文所拟究竟者仅属少数，系今日通译为《创世纪》前半的《化成之经》的前二篇（章），而我还想再缩小范围，仅仅“谈天说地论神人”，或可窥斑见豹。贺清泰分《创世纪》为《化成之经》并《造成之经》，说来尚称合理：现代解经学家指出，《创世纪》乃由两组情节各异的故事串联而合成³。

- 1 贺清泰的生平，参见拙作《近代白话文·宗教启蒙·耶稣会传统——试窥贺清泰及其所译〈古新圣经〉的语言问题》，《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3年3月第42期，第54-62页。另见 Louis Aloy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1552-1773*, vol. 2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1934), 965-970。《近代白话文·宗教启蒙·耶稣会传统——试窥贺清泰及其所译〈古新圣经〉》一文，亦收入本文之中。
- 2 郑海娟：《薪传与新诠——〈古新圣经〉的解经之道》，见李爽学、胡晓真编：《图书、知识建构与文化传播》，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15年，第95-130页。本文以下简称“郑著”，引用页码随文夹注。
- 3 参见 Bruce M. Metzger and Michael D. Coogan,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ib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5-246。

“谈天说地论神人”此一命题中，有一处我得稍加解释：“神”这个字，我指贺清泰从明代前辈而音译以“陡斯”（Deus）的“天主”。如此称呼，我纯为下题方便计，尽管我了解“陡斯”在拉丁文中本来就指“神”，脱胎自也指“神”的希腊字（θεός）。从晚明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开始，圣号（tetragrammaton）便为耶稣会困扰不已的问题。为了说明“圣号”非为中国传统宗教中的仙佛之指，罗明坚在1584年撰《天主圣教实录》时，以音译称“天主”为“了无思”。此词想从官话译得，十分类似西班牙道明会士随后在菲律宾从闽南语音译而得的“僚氏”（Dios）一词¹。巧的是，凡此音译，在耶稣会一方，其后都统一为“陡斯”。即使时过1627年而嘉定会议也已经有了定论，贺清泰仍如曾大索中国经书之隐的马若瑟笔下的“上帝”一般，也不拒“陡斯”入经，尤其是令其出现在所谓《古经》或《希伯来圣经》（《旧约》）之中。

就《古新圣经》观之，圣号的问题犹有过甚于此者。今日基督教徒朗朗上口的“耶和華”（Jehovah）一名，《希伯来圣经》称之为“雅威”（YHWH）。不过此名因缺元音，难以发声，中世纪晚期，欧人乃借亦表“主”字（Dominus）的“亚多那意”（Adonai），使原本发不出声的“雅威”转成了“耶和華”。贺清泰熟悉这段历史，在《救出之经》（《出谷记》）第六篇遂把“耶和華”发为“耶火瓦”，而且点出此语原为祭司对天主的赞美词，系“指陡斯尊贵至极的性，无始无终，[是]自有的，包含万万美好”。贺氏还道：从创世到梅瑟之时，所有先知赞美陡斯，多以复数称之为“耶落哈”（Elohim）或“亚多那意”，时而也以“耶里晕”（Elyon）、“撒达意”（Shaddai）或“亚多那意撒玻得”（Adonai Sabaoth）敬称之，而最重要的

1 参见古伟瀛：《430年前，天主的另一名称》，刊于《天主教周报》2013年1月20日第7版；亦可见古伟瀛：《啼声初试：重读罗明坚的教会词汇》，见姚京明、郝雨凡编：《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4年，第244-250页。此文第246页注3中，古伟瀛指出“了无思”一词，他乃承杜鼎克（Ad Dudink）告知。

是：“陡斯总没有默启”先知使用“耶火瓦”或“耶和华”这个名字¹。

《古新圣经》中，这一连串圣号的重构，郑海娟和我都曾指出²，而贺清泰显然意在掀起教争，指责以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为首的基督教无中生有，连陡斯之名都擅自“发明”。《救出之经》第六篇这第二个注解，讽刺意味颇重。就其正面意义言之，贺清泰用意更深。以色列人的后代每称陡斯为“主”，盖他们心有畏惧，不敢直呼其名。至于“耶落哈”，指陡斯“掌管天、地、神、人、万物”，也“审判善功、罪过”，主持“公义赏罚”。所称“耶里晕”，贺清泰的解释是“至高”的存在者，“撒达意”则为“全能至慈的陡斯”，而“亚多那意撒玻得”系“大军的主子”（《古新》，1：217注2）。贺清泰对天主的译词与解说，让我们联想到唐代《吕祖全书》中隐藏景教咒文的《灵章》中的乾天主：“稽首我乾天主，元和遍四方。”³

终《古经》通书，最高“神”贺清泰几乎都译为“陡斯”，到了《新经》（《新约》），他才在文本中令其与“天主”并用。唯一的例外则如上述。“陡斯”当然不具“人性”，亦非“人名”，贺清泰说“是一句西洋古话”，指“天主高贵无比，纯神圣性”，有“无限量的才德”。简言之，“陡斯”就是美国新教徒借中文所称的“神”。贺清泰还用早他70年来华的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 1670-1685）的《真道自证》或马若瑟《儒交信》的内文，称“陡斯”的本性乃“自有”而“恒定不移”（《古新》，1：5注1）⁴。和本文关系最大的，是陡斯“全能全智，从无而化成天地、神人、

1 贺清泰译注，李爽学、郑海娟编：《古新圣经》（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7页注2。《古新圣经》以下简称《古新》，册数、页码、注号随文夹注。另参见 Metzger and Coogan,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ible*, 548-549。

2 郑海娟：《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50-152页。

3 罗香林：《吕祖与景教之关系》，见《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8年，第138页。

4 沙守信：《真道自证》（1721年北京皇城堂梓行板），见钟鸣旦（Nicolas Standert）、杜鼎克、王仁芳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26册，台北：利氏学社，2013年，第202-203，216-217页。另见《儒》，第31页。

万物，又时时刻刻保存掌管”（《古新》，1：5注1）。贺清泰在此解释陡斯，遵从的是天主教有史以来对《旧约》中人称“上主”的一般看法。然而他有所异于其他解经方家之处，在以《易经·恒卦》的“化成”之说解释天主的大能¹，尤其是我们惯称的“无中生有”（*ex nihilo*）的能力。《易经》中的“化成”，中国传统向指为圣人对世人的“教化形成”。《创世纪》的前半部，贺清泰在《古经》中译之为《化成之经》，当为另解，指天主“无中生有”或“有中再生”等生生不息的能力及其实践。

“陡斯唯一”是天主教承袭自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唐代由叙利亚天主教传入的景教早有专文《一神论》论之²，《化成之经》的注解中，贺清泰则进一步阐明“陡斯”在本质上“共成的”（*co-substantial*）“三位一体”（*Trinity*）。此说或此词的翻译，在中文中有其进境：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开始思考对策（《耶档馆》，1：58），但约略定于杨廷筠的《代疑篇》刊刻的1621年³。不过贺清泰在《古新圣经》中并未追随教中前贤，用词似属自创：“陡斯有性有位——性不过一性，但位是三位”（《古新》，1：6注4）。贺清泰如是说，把我们惯译的“三位一体”逆向改为“一性三位”。贺清泰所称“性”，当然译自拉丁文“*substantia*”，和“体”字差别并不大，而“位”则指“*personae*”，今人依旧沿用之。“一性三位”的天主观，贺清泰认为是天主自己默启，耶稣又亲自说之使然，已为撼动不易的教义，而

- 1 《周易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37页。天主“化成天地”一说，单是马若瑟《儒交信》的书中之书《信经直解》，至少便提到两次，参见《儒》，第35a-35b页。贺清泰应参考过晚明以来已译成的《宗徒信经》。后一文献合宗徒人数，亦音译为《十二亚波斯多罗性薄录》（拉丁音译下），见利玛窦等：《圣经约录》（1605）及王丰肃（高一志）：《教要解略》（1615），在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95-102，175-214页。《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以下简称《耶档馆》。
- 2 《一神论》，见翁绍军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107-149页。
- 3 杨廷筠：《代疑篇》，见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592-598页。

且“这个道理很深奥，很奇妙，远远超过我们人的聪明”（同上页）。

贺清泰的“见解”，早在二、三世纪的“三位一体论争”（Trinitarian Controversy）中即已成说，尤可见于五世纪圣奥斯定（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的《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的第九卷¹。贺清泰加深一层道：“到天堂，见了陡斯”，我们“才能……懂得陡斯一性三位的奥妙”。二世纪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家克莱孟（Clement of Alexandria, 150-215），尝在所著《劝勉希腊人》（*Exhortation to the Greeks*）中引《西比的神谕》（*Sibylline Oracles*）里的话道：“血肉之躯都不能用凡眼看那住在天界不巧的天主，会腐朽的人甚至连太阳也正视不了。”²从此一“理论”衡之，贺清泰上面的假设恐难成立。此一“理论”的前半句，但丁的《神曲》以文学之笔诠释得甚佳：但丁乃凡躯俗体，他顶多可如古教父圣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 约330—379）暗示的，“能看到的天主的极致”是三个光圈，而且仅可（《数目经》所称）在“梦中”或在“奇妙古怪”的异象中方才得如贺清泰译得的“见了陡斯”（《古新》，2：566³）。当然，但丁的理论基础是三一论玄妙，而其最玄之处是此说“远远超过我们人的聪明”。如是之见，就像《天主实录》或《天主实义》中圣奥斯定在海边邂逅某小童的证道故

- 1 St. Augustine of Hippo, "On the Trinity," in William G. Rrsch, ed., *The Trinitarian Controvers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163-179.
- 2 Clement of Alexandria, "Exhortation to the Greeks," in G. W. Butterworth, trans., *Clement of Alexandr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160-161.
- 3 Dante Alighieri, *The Divine Comedy: Paradiso*, 1, trans. Charles S. Single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XXXIII, 115-117. Also see St. Basil the Great, "In the Beginning God Made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in Blomfield Jackson, trans., *The Hexaemeron*,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eds., *Saint Basil: Letters and Select Works*,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2nd series, vol. 8 (Peabody: Hendrickson, 1995), 52.